

余光中〈沙田山居〉

書齋外面是陽臺，陽臺外面是海，是山，海是碧湛湛的一彎，山是青鬱鬱的連環。山外有山，最遠的翠微淡成一裊青煙，忽焉似有，再顧若無，那便是，大陸的莽莽蒼蒼了。日月閒閒，有的是時間與空間。一覽不盡的青山綠水，馬遠夏圭的長幅橫披，任風吹，任鷹飛，任渺渺之目舒展來回，而我在其中俯仰天地，呼吸晨昏，竟已有十八個月了。十八個月，也就是說，重九的陶菊已經兩開，中秋的蘇月已經圓過兩次了。

海天相對，中間是山，即使是秋晴的日子，透明的藍光裏，也還有一層輕輕的海氣，疑幻疑真，像開着一面玄奧的迷鏡，照鏡的不是人，是神。海與山綢繆在一起，分不出，是海浸入了山間，還是山誘俘了海水，只見海把山圍成了一角的半島，山呢，把海圍成了一汪汪的海灣。山色如環，困不住浩淼的南海，畢竟在東北方缺了一口，放檣桅出去，風帆進來。最是晴艷的下午，八仙嶺下，一艘白色渡輪，迎着酣美的斜陽悠悠向大埔駛去，整個吐露港平鋪着千頃的碧藍，就為了反襯那一影耀眼的潔白。起風的日子，海吹成了千畝藍田，無數的百合此開彼落。到了夜深，所有的山影黑沉沉都睡去，遠遠近近，零零落落的燈全睡去，只留下一陣陣的潮聲起伏，永恒的鼾息，撼人的節奏撼我的心血來潮。有時十幾盞漁火赫然，浮現在闌黑的海面，排成一彎弧形，把漁網愈收愈小，圍成一叢燦燦的金蓮。

海圍着山，山圍着我。沙田山居，峯迴路轉，我的朝朝暮暮，日起日落，月望月朔，全在此山中度過，我成了山人。問余何事棲碧山，笑而不答，山已經代我答了。其實山並未回答，是鳥代山答了，是蟲，是松風代山答了。山是禪機深藏的高僧，輕易不開口的。人在樓上倚欄干，山列坐在四面如十八尊羅漢疊羅漢，相看兩不厭。早晨，我攀上佛頭去看日出，黃昏，從聯合書院的文學院一路走回來，家，在半山腰上等我，那地勢，比佛肩要低，卻比佛肚子要高些。這時，山甚麼也不說，只是爭噪的鳥雀洩漏了他愉悅的心境。等到眾鳥棲定，山影茫然，天籟便低沉下去，若斷若續，樹間的歌手才歇下，草間的吟哦又四起。至於戈坳下面那小小的幽谷，形式和地位都相當於佛的肚臍，深凹之中別有一番諧趣。山谷是一個愛音樂的村女，最喜歡學舌擬聲，可惜太害羞，技巧不很高明。無論是鳥鳴犬吠，或是火車在谷口揚笛路過，她都要學叫一聲，落後半拍，應人的尾音。

從我的樓上望出去，馬鞍山奇拔而峭峻，屏於東方，使朝暾姍姍來遲。鹿山巍然而逼近，魁梧的肩脊遮去了半壁西天，催黃昏早半小時來臨，一個分神，夕陽便落進他的僧袖裏去了。一爐晚霞，黃銅燒成赤金又化作紫灰與青煙，壯哉崦嵫的神話，太陽的葬禮。陽臺上，坐看晚景變幻成夜色，似乎很緩慢，又似乎非常敏捷，才覺霞光洪頰，餘曛在樹，忽然變生咫尺，眈眈的影已伸及你的肘腋，

夜，早從你背後襲來。那過程，是一種絕妙的障眼法，非眼睫所能守望的。等到夜色四合，黑暗已成定局，四圍的山影，重甸甸陰森森的，令人肅然而恐。尤其是西屏的鹿山，白天還如佛如僧，藹然可親，這時竟收起法相，龐然而踞，黑毛茸蒙如一尊暗中伺人的怪獸，隱然，有一種潛伏的不安。

千山磅礴的來勢如壓，誰敢相撼？但是雲煙一起，莊重的山態便改了。霧來的日子，山變成一座座列嶼，在白煙的橫波迴瀾裏，載浮載沉。八仙嶺果真化作了過海的八仙，時在波上，時在瀾漫的雲間。有一天早晨，舉目一望，八仙和馬鞍和遠遠近近的大小眾峯，全不見了，偶而雲開一線，當頭的鹿山似從天隙中隱隱相窺，去大埔的車輛出沒在半空。我的陽臺脫離了一切，下臨無地，在洶湧的白濤上自由來去。谷中的雞犬從雲下傳來，從遙遠人間。我走去更高處的聯合書院上課，滿地白雲，師生衣袂飄然，都成了神仙。我登上講壇說道，煙雲都穿窗探首來旁聽。

起風的日子，一切雲雲霧霧的朦朧氤氳全被拭淨，水光山色，纖毫悉在鏡裏。原來對岸的八仙嶺下，歷歷可數，有這許多山村野店，水滸人家。半島的天氣一日數變，風驟然而來，從海口長驅直入，腳下的山谷頓成風箱，抽不盡滿壑的咆哮翻騰，蹂躪着羅漢松與蘆草，掀翻海水，吐着白浪。風是一羣透明的猛獸，奔踴而來，呼嘯而去。

海潮與風聲，即使撼天震地，也不過為無邊的靜加註荒情與野趣罷了。最令人心動而神往的，卻是人為的騷音。從清早到午夜，一天四十多班，在山和海之間，敲軌而來，鳴笛而去的，是九廣鐵路的客車，貨車，豬車。曳着黑煙的飄髮，蟠蜿着十三節車廂的修長之軀，這些工業時代的元老級交通工具，仍有舊世界迷人的情調，非協和的超音速飛機所能比擬。山下的鐵軌向北延伸，延伸着我的心弦。我的中樞神經，一日四十多次，任南下又北上的千隻鐵輪輪番敲打，用鋼鐵火花的壯烈節奏，提醒我，藏在谷底的並不是洞裏桃源，住在山上，我亦非桓景，即使王粲，也不能不下樓去：

欄干三面壓人眉睫是青山
碧螺黛迤邐的邊愁欲連環
疊嶂之後是重巒，一層淡似一層
湘雲之後是楚煙，山長水遠
五千載與八萬萬，全在那裏面……

一九七六年二月

出處：余光中：〈沙田山居〉，載於余光中編：《文學的沙田》，台北：洪範書店，1981年，初版，頁9-13。

作者簡介：

作者余光中，福建永春人，1928年生於南京。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、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士。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，數度在美國講學。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，1980年回台一年任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，後曾任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、外文研究所所長(1985-1991)及外文系教授(1985-1999)。其著作豐富，詩、散文、評論、翻譯所著專書逾五十種，近年在台灣及香港所出版之各種選集亦近三十種。詩文作品廣泛收入台灣、大陸、香港三地之課本，頻率最高者為〈鄉愁〉、〈我的四個假想敵〉、〈聽聽那冷雨〉。他曾在散文〈從母親到外遇〉中寫到：「大陸是母親，臺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」表現出一位往來多地的學者對各地的感情。

〈沙田山居〉收錄於余光中所編之《文學的沙田》(台北：洪範書店，1981年)，在此之前，已收在余光中的散文集《青青邊愁》(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1977年)中。在《青青邊愁》的後記中，作者提到〈沙田山居〉載於台灣月刊《今日世界》，「當時限於篇幅，可惜未能放手揮筆。」此文寫於1976年4月，乃余先生來到大一年半後的時間。

文末最後五句是作者所寫的詩，詩名為〈北望〉，全詩云：「一抬頭就照面蒼蒼的山色／咫尺大陸的煙雲／一縷半縷總有意繚在／暮暮北望的陽台／那幾盆海棠和仙人掌上／欄干三面壓人眉睫是青山／碧螺黛迤邐的邊愁欲連環／疊嶂之後是重巒，一層淡似一層／湘雲之後是楚煙，山長水遠／五千載與八萬萬，全在那裏面／而歷史，炊黃梁也無非一夢／多少浪子歌哭在江湖／最後總是向崑崙的荒古／落下鴻濛一丸老太陽／煉不完，一爐赤霞與紫靄／月，是盤古的瘦耳冷冷／在天安門小小的喧嘩之外／俯向古神州無邊的寧靜／夜深，香港黯了千燈／陽台一角便伸入北斗」。此詩有小標題：「每依北斗望京華」，是一首北望故國的抒懷詩，完成於1976年2月15日。